

一念
终生
01

她就像太阳，推开了他所有的云，
不管前路多么坎坷，他知道有她在等着，
便会一直走下去。

风沙将我 吹向你

总攻大人
著



那日匆匆一瞥，
他便住进余生里。

悬案迷踪 × 考古劫心

卷起黄沙万里的甜宠之爱

——那些被时光和沙尘掩埋的古老传说，我愿和你一起去揭开。

长腿冷漠
考古专家



犀利美艳
女主编

总政大人 / 总政大人 / 总政大人 / 总政大人 / 总政大人

///

风沙将我 吹向你

///

总政大人 / 著

—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沙将我吹向你 / 总攻大人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
2016.9

ISBN 978-7-221-13477-6

I. ①风… II. ①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1051号

风沙将我吹向你

总攻大人 著

出版人 苏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胡晨艳

责任编辑 陈田田

流程编辑 黄蕙心

特约编辑 陈思

装帧设计 颜小曼

封面绘制 蘑菇君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, 邮编: 550081)

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282千字

印张 9

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

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1-13477-6

定价 28.0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



///

目录

风沙将我吹向你

///

第一章

001\ 风沙之城

第三章

041\ 文物失窃案

第五章

082\ 心意萌动

第七章

121\ 前度重现

第二章

023\ 凌沧古墓

第四章

066\ 你想追求我?

第六章

099\ 美丽的诱惑

第八章

141\ 白鹿山下的苗寨



///

目录

风沙将我吹向你

///

158\ **第九章**
龙门古墓

187\ **第十一章**
祭祀新娘

218\ **第十三章**
跟我结婚

246\ **第十五章**
守着衣冠冢的男人

174\ **第十章**
影子人谜团

200\ **第十二章**
消失的小樱

233\ **第十四章**
雪山之巅“我爱你”

263\ **第十六章**
我们

第一章

风沙之城

候机室里，身材窈窕的女孩侧坐在沙发上，正拿着手机玩连连看。

或许是成绩不错，她勾唇笑了，红唇轻抿，性感里透着矛盾的典雅，黑色的髻发遮掩着她少半张脸，即便她生得风情万种，却又有种让人不敢冒犯的气质。

恰到好处的风韵，脖颈纤细，腰身也纤细，白皙的肤色，这样的女人简直越看越美。

旁边一起坐着的同事小乔盯着她发了一会儿呆，放下水杯感慨：“瑶瑶，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呢？也难怪你能俘获容少爷的心。”

丁瑶望向小乔，莞尔笑道：“你应该感慨的是，容嘉勋能得到我的垂青。”

小乔拖长腔调：“能不能分享点经验？比如怎么钓金龟？”

丁瑶换了个姿势坐，候机室里的男人们的眼神便转了个方向，动作之整齐真是看得人哭笑不得。

笔记本有信息传来的响声，小乔低头一看，惊讶地抬头说：“瑶瑶，星光模特那个死秃头在给你发消息哎，你不是对他唯恐避之不及吗？怎么忽然有联系了？”

丁瑶接过电脑淡淡地说：“我妹妹刚大学毕业，一心想当模特，知道我认识死秃头，非要我跟他说说，想进星光模特经纪公司，怎么都不听劝。我爸妈没

办法，也让我帮忙张罗一下。”

小乔咂舌：“你对你妹可真好。”

“好？”丁瑶挑挑眉，眯眼说，“等她真入了行就会知道模特圈有多不好混，尤其是死秃头的模特公司。”

小乔恍然：“对啊，那死秃头色心可大着呢，他手下的模特哪个不得被揩点油？瑶瑶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你可真忍心下手。”

丁瑶随意地说：“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想动我丁瑶的妹妹，也得看我答不答应。”

小乔双手朝天道：“女王大人，我真想晚生几个月，也当你妹妹。”

丁瑶柔柔一笑，妩媚的眼睛弯成月牙形，性感却不轻浮。

女神……大抵如此。

“饿了，要吃点什么吗？我出去买。”小乔摸了摸肚子，拿起钱包准备出去。

丁瑶摇了摇头，拿出手机要打电话，小乔撇撇嘴，自己去了。

丁瑶正要拨出电话，手机就先响了，上面写着“容嘉勋”三个字。

按下接听键，还不待她说什么，那边就有个年轻低沉的男声说：“瑶瑶。”

丁瑶“嗯”了一声，看着手腕上的链子笑了笑。这是她准备送给容嘉勋的两周年礼物。她在《国家地理》杂志做编辑，这次出差本来得一个月才能回去，按理说是赶不上他们两周年的，但为了不让容嘉勋失望，她通宵加快了工作进度，虽然很累，但也值得。

丁瑶和容嘉勋在一起两年了，两人感情一直很好，虽然偶尔因为两人工作都很忙，聚少离多，但从来不曾因此吵架，反而越来越亲密，这是她非常喜欢的相处状态。

不出意外，他们应该会在明年初举行婚礼，丁瑶约莫着，这次回去过两周年，容嘉勋会跟她求婚吧？只是，容嘉勋的语气听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

电话那头的男人叹了口气，像在克制什么，丁瑶微微蹙眉，低声说：“嘉勋，你怎么了？”

容嘉勋沉默片刻，道：“瑶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丁瑶下意识觉得他是以为她没办法回去和他一起过他们的两周年，所以才不高兴，忽然就升起一股微妙的心情，想要给他一个惊喜，于是就用和他一样难过的语气说：“还要好几天，估计得月底了，抱歉啊嘉勋，我们的两周年纪念日恐怕不能在一起过了。”

容嘉勋似乎喘了口气，嗓音沙哑道：“没事。”

他非常轻地说：“瑶瑶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，我接下里的话可能会伤害到你，但你记住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伤害的那个人。”

丁瑶愣住：“嘉勋，你……”

容嘉勋打断她说：“瑶瑶，对不起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
丁瑶的手机直接掉在了地上，她僵在那儿，诧异地看着摔在地上的手机，通话还在继续。

小乔回来看见这一幕吓了一跳，赶忙加快脚步跑过去问：“怎么了瑶瑶，你没事吧？”

丁瑶匆忙地蹲下捡起手机，放到耳边，容嘉勋却已经挂了电话。

“怎么了？瑶瑶你倒是说话啊，哎你怎么哭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”小乔着急地把她扶起来，急促地问。

丁瑶倏地回神，抹了抹眼眶，居然流泪了，太失态了。

“没事啊，”丁瑶用袖口抹干眼泪，找了个毫无说服力的借口，“没事，沙子迷眼睛了。”

小乔无奈：“小姐，拜托，这里是晋安又不是承安，哪儿来的风沙啊？再说了，飞机场到处都关得严严实实，风沙要怎么吹进来？”

丁瑶勉强笑笑，不知该怎么解释，幸好这时她们的航班开始登机了，她拉着小乔说：“登机了，上去再说。”

小乔没办法，只好随她去了。小乔很清楚，上了飞机丁瑶也什么都不会说，她就是这种性格，别看她外表好像坚不可摧的雅典娜，可真有什么不痛快从来不告诉别人，都是自己憋在心里，就是不想让别人替她担心。除了美丽之外，她还心地善良。

回程的路途本来很长，可等飞机落地的时候，丁瑶却有点嫌飞行时间太短。她还没想好自己和容嘉勋之间到底要怎么办。

“瑶瑶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”机场出口处，小乔担心地看着她。

丁瑶笑着说：“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没事的，你快回去吧。”

小乔拗不过她，只好自己先坐出租车回去。

丁瑶看着那辆车远去，心里十分惆怅。

回去，还是不回去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
想来想去，似乎还是该回去问个究竟，就算真的要分手，也得把自己放在他家里的行李拿走。

做了决定，丁瑶打车前往江城紫檀别墅区，她手里握着家里的钥匙，不确定自己是否要用钥匙开门。如果她和容嘉勋真的要分手，那么那栋房子也不能算是她的家了。

别人的家，直接开门进去就不太礼貌了。

车子慢慢地停在别墅前面，丁瑶透过车窗看去，房子还是那栋房子，花园还是很茂盛，和她离开时没两样，可无波无澜的半个月过去，人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

说来也可笑，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有被人抛弃的那一天，虽然容嘉勋很优秀，可自打决定和他在一起那天，丁瑶就告诉自己无论何时都不要妄自菲薄，但如今还是有点受打击。

丁瑶最终还是没用钥匙开门，她开了外面的铁门进去，站在房门前按了门铃，等着容嘉勋来开门。现在是傍晚六点多，他已经下班了，应该会在家里。

事实也不出丁瑶所料，她实在太了解容嘉勋，只是当他真的开了门，看到他的人，她还是有点难过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丁瑶说话时有些许哽咽，她自己都没察觉，她的手紧紧攥着行李箱的拉杆，看上去很不好。

容嘉勋看到她，先是惊讶，随后是心疼。那样一个女人，从不会透露一丁点软弱，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，他真是罪无可恕。

容嘉勋手足无措地要给她抹眼泪，可紧接着一个声音在他背后响起，他所有的动作都停止了。

“嘉勋，谁啊？”

一个穿着浴袍的女人在他身后出现，她很漂亮，并且十分年轻，气质慵懒。从容嘉勋和她的衣着来看，不难推测出他们之前做过什么。

丁瑶诧异地看着那个年轻女人，她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妹妹丁月。

丁月看到丁瑶也怔住了，但她显然有心理准备，很快恢复过来说：“姐，你怎么提前回来啦？”

丁瑶拧着眉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容嘉勋僵硬地沉默着，表情有点灰暗。最后还是丁月主动走上前，解释了这一切。

“姐，我和嘉勋在一起了。”丁月用歉疚的语气说，“对不起，我们俩姐妹那么多年，一直都是你吃最好的，穿最好的，爸妈也一直最疼你，现在嘉勋不喜欢你，喜欢上我了，那你就把他让给我吧……姐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都没跟你抢过，也抢不过你，就这一次，行吗？”她红着眼圈，似乎非常渴望。

丁瑶有点无语，又看向容嘉勋。容嘉勋皱着眉不说话，她开口问：“你也是这么想的？”

容嘉勋还是不说话，紧紧抿着唇，薄唇泛白。

丁月挽住他的胳膊，深情地说：“嘉勋，事已至此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姐姐会成全我们的。”

容嘉勋低下头，依旧一言不发。

只是，现在的他即便沉默，也是一种明显的态度。

不否认就是承认。

丁瑶勾起唇嘲讽地笑了笑，转身就走，因为台阶太多，行李箱有些沉，她下楼梯时险些摔倒。

容嘉勋下意识要上去搀扶，丁月却死死地拉着他，不允许。

容嘉勋瞪着丁月，眼里哪有一丁点爱意？可丁瑶看不见，也不想看了。

她快速离开，由走变跑，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，那个父母和妹妹同

住的家。

丁妈妈看见她推门进来还吓了一跳，摘掉围裙说：“瑶瑶啊，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吃饭了吗？”

丁瑶点了一下头，没说话，直接朝自己的房间走。

丁妈妈不放心地跟上来：“瑶瑶你没事吧，怎么好像哭过了，谁欺负你了？嘉勋怎么没陪你一起回来？”

丁瑶强颜欢笑地说：“没有，做错事被领导骂了，妈你别担心，我自己待一会儿就好。”

丁爸爸听见声响从卧室出来，手里还拿着报纸：“瑶瑶？怎么今天忽然回家了？”

看到爸爸妈妈，又想起丁月的事，丁瑶无从解释，干脆直接进了自己房间。靠在门上，她安静了很久，才很长地叹了口气。

翻出手机，看着APP里订好的两张飞机票，起飞时间是明天，目的地是承安，那个被黄沙掩埋了一半的古城，容嘉勋一直想去的地方，她本来想两人一起去那里过两周年的。现在看来，只有她一个人能去了。

丁瑶慢慢蹲下来，最后干脆坐在了地上，泪水落到手背上时，她才惊觉自己现在有多狼狈。

是啊，从小疼爱的妹妹和她最爱的男人狠狠地打了她的脸，璧人似的求她成全他们，她能怎么办呢？

她也不知道，她没办法了。

女儿闷在屋里一晚上没出来，也没吃饭，丁家二老挺担心的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也就七点多，丁妈妈去敲丁瑶的门，无人回应。

她有点担心，直接开门进去，丁瑶已经不在，桌上有一张字条。

上面写着：妈，我去旅行了，别担心我，我好着呢！（后面附上一个笑脸符号。）

丁妈妈无奈一笑，念叨着：“这丫头！”

承安是座神秘又古老的城市，因为历史原因，这里大半被黄沙掩埋，拥有许多传奇的名胜古迹。

下了飞机，丁瑶戴上墨镜，脚步飞快地走着，出了机场就上了出租车，直奔酒店。

她住的酒店消费水平不低，是当地招待贵宾的首选，她找到自己的楼层，正要刷房卡时，旁边房间的门刚好打开。

她下意识看过去，一个身量很高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，他穿着黑西装，戴着无框眼镜，细碎的黑发柔软平整，光洁白皙的下巴上不见一丁点胡楂，西装和衬衣没一丝褶皱。

一个严肃且一丝不苟的男人。

他朝着与丁瑶相反的方向离开，背影极为高挑颀长，看上去足有一米九。因为离开的速度太快，丁瑶没能看清他的具体长相，只能从侧脸大概辨认出，那该是个非常清隽儒雅的男人，仅仅是垂下的眼睑和轻抿的嘴角，就带着浓浓的书香气。

不过不管长成什么样，和她也没多大关系，终究只是个过客。

丁瑶插上房卡进屋。

此刻，她完全不觉得自己会和刚才的男人有什么交集。

直到第二天，她到了全国乃至世界最为著名的古建筑群——隆夏皇宫遗址。

挤在一众游客里，蹭着其他游客请的导游，丁瑶听着对方关于隆夏皇宫的历史介绍，拿着矿泉水瓶喝了一口，又重新拧好。

“皇宫景区主要分为三个展厅，三号展厅出土的是皇宫外城，二号展厅出土的是妃子们居住的地方，一号展厅是帝王听政和生活的中心。因为现在是暑假人比较多，我们就不按照顺序看了，先看一号展厅，这样看上去人会比较少一点……”

丁瑶觉得导游的话非常有道理，所以继续跟着大部队蹭导游，一路进了一号展厅。

相对于外面的炎热，一号展厅里凉爽了许多，可人却一点都不见少。

她一手拿着相机，一手拿着矿泉水，背着背包，被人挤着往前走，好不容易站定在一边栏杆处，有了个空位休息，身后的大部队又来了。

她有点皱眉，可心里却又觉得这样很好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宏伟的古建筑，足以占据她所有的精力，她可以很好地抛开杂念，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。

“难怪人家失恋了都喜欢出去旅游散心。”她自嘲地念叨了一句。

导游在继续讲述：“下面是正在修复文物的一些考古专家，他们本来只在晚上工作的，因为白天有游客，太吵，晚上比较安静。不过最近上面催得紧，所以他们这个时间也会来工作一会儿，我们在这周边简单看一下，然后去前面看正殿，不要过多打搅他们……”

丁瑶朝下面看去，十分宽广的土坑里，大约有七八个人正在忙碌，其他几个倒没什么特别，唯有那个坐着的人让人移不开视线。

那不是酒店里住她隔壁的男人吗？

他坐在椅子上，因为腿太长，稍显得有些委屈。他周围的人都穿得十分随意，很适合工作，只有他仍然一丝不苟地穿着西装，笔挺如刀裁。

丁瑶正看着，忽然被身后的人一挤，她一个没站稳险些跌倒，手上的东西也没拿住，全都朝外抛了出去，眼看着就要砸进坑里。

意识到可能要闯什么祸，丁瑶不顾一切地使劲朝前伸手，但也紧紧是抓住了水瓶，相机则非常不幸地砸进了坑里，不偏不倚地落在了西装男人的脚边，十分突然地杂碎了他正要拿起来的一块文物碎片……

完了。

丁瑶脑子里只剩下这两个字。

坑里的男人倏地抬头看过来，锐利的目光让人不寒而栗。

那是双布满星辰的眼睛，干净深邃，明亮极了。虽然中间隔着一层镜片，但与他对视时，仍然可以感受到一股冰冻的、透彻的惊艳。

与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位置一样，他的面庞与眼神，都充满了历史感。

丁瑶脑子里只有十个字可以形容他——

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

他站在那里便是如此。

除此外，他的正脸让丁瑶记起了他的身份。

裴然，二十八岁，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、江城大学考古系客座教授、著名青年考古学家，曾参与多处重要文化遗址的发掘，研究修复许多国宝级文物。

她之所以会知道这些信息，是因为《国家地理》杂志上一期刚刚采访过他。更是因为了解这些，她越发清晰地意识到，自己闯了一个弥天大祸。

打碎了这个视历史和遗迹如生命的男人手中的文物，她是等死呢还是等死呢？

本来明明很喧闹的地方好像忽然就安静了下来，丁瑶看见保安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她就这么被保安给擒住了。

“别动！”保安一齐喊道。

丁瑶嘴角抽搐：“我没想动，您能轻点吗，腰要断了……”

数不清的游客表情各异地注视着丁瑶被带走，她渐渐地离开裴然的视线，余光瞥见有保安下了坑，大概是了解文物价值去了，估计她这辈子牢底坐穿都赔不起。

是她以前的人生太一帆风顺了吗？所以老天爷要收回她的好运气，今后她都不会有好结果？

这样想着，丁瑶不由得苦笑，保安看见，“啧”了一声说：“还笑得出来？”

丁瑶挑眉继续笑着，桃花眼十分精致，颇有点豁出去的意思：“事已至此，哭也没用，一会儿麻烦您调一下监控录像，看看刚才是谁推的我，我大概不用负全部责任。”

那保安还没开口说话，另一个保安就回来了，是刚才下坑的那个。

“等一下！”保安喘了口气拦住他们，抹了抹汗说，“先别带走了，裴教授让带下去。”

“下去？”刚才和丁瑶说话的保安露出惊讶的表情，“按理说得先带去保安室，然后……”

另外一个保安无可奈何道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位的脾气，咱们惹不起，还是照办吧。”

那保安有点犹豫：“万一跑了呢？”

丁瑶被一众身强体壮的大男人围着，额头滑下三道黑线，我要是能跑掉就好了。

“我们这么多人还怕她一个小姑娘？”那保安看看丁瑶，大概是觉得她长得太漂亮了，不自觉地感慨，“年纪轻轻的，又长得那么好看，真可惜。”

“是啊，好可惜。”

丁瑶轻淡地附和着，感情不太充沛，只是当她被保安簇拥着来到坑里，站在裴然面前时，饶是内心再强大的人，也忍不住有点悲从中来。

“裴教授，人带来了，您看？”保安笑着问。

丁瑶去看裴然，恰好他也正抬眼看过来，四目相对，一股奇妙的荷尔蒙弥漫开来。

这男人真是上帝的杰作。

纯净的黑发，皎洁的肤色，高高的个子，一米七二的丁瑶还得仰头看他。以前她觉得长成容嘉勋那样的男人就已经世间少有，哪料竟还有裴然这样美丽的人。

是的，美丽，不太好形容他英俊，因为不够准确，他的相貌精致得有点不真实。他像一幅画，也像一颗熠熠生辉的黑宝石，如果非要找出一个词语来形容他，那也只能是——无价之宝。

“无价之宝”缓缓开口，两片薄唇吐出来的字句却让人有点绝望。

“在隆夏遗址刚刚被发现还处在挖掘初期的时候，有个农民偷了遗址里的青铜器去卖，成交价仅仅是三十万，愚昧。”

丁瑶忽然觉得后背冒凉风。

“后来他被抓到了。”

裴然继续说着，他的声音非常磁性而富有魅力，只是他说话时扬起的长眉和严肃寡言的倨傲模样，实在让人有点欣赏不起来。

“你知道他被判了什么刑吗？”

裴然抿唇问道，细微的动作，恰到好处的拧眉，无一处不昭示着：丁瑶，你死定了。

丁瑶双眼放空地问：“什么刑？”

“死刑。”

裴然似乎笑了一下，那微小的笑容一闪而过，他很快就说了这两个字，周围的人都哆嗦了一下，连坑上面围观的游客们都忍不住跟着哆嗦了一下，即便他们什么都听不见。

听到“死刑”这两字儿，放谁都淡定不能了。

丁瑶本来肌肤就很白，现在更白了，跟个雪人儿似的，意外让她的理智暂时出走了几分钟。

见她这模样，裴然微侧开脸，长睫毛与清隽的眉峰显得极为诱人，他十分勉强，且不愿意地补充道：“当然，那是在二十七年前。”

也就是说……刚才那是个恶作剧？

丁瑶水灵灵的大眼睛情绪复杂地盯着裴然，她的睫毛长而浓密，眨眼时忽闪忽闪的，瞧着极为灵气。再加上皮肤又好，整个人就好像釉过的名瓷一样，泛着风华万千的韵致，叫人错不开视线。

裴然和她对视片刻，忽然转开了头，带着几个保安走开讲话，也不知他讲了什么，那几个保安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，几人互看了一下，居然都走了。

丁瑶看着保安的背影，正要问怎么回事，手机就响了。

她拿出看了看，哦，不是容嘉勋，是啊，从她离开他家开始，他就没给她打过电话，现在又怎么会给她一丁点“垂怜”呢？

是母亲的电话。

丁瑶望向裴然，他没理会她，坐在那儿继续工作，好像刚才毁坏文物的事根本没发生过，不免让人一头雾水。

于是她慢慢走过去，顺手接了电话：“妈。”

丁妈妈柔声说：“瑶瑶。”她的语气里带着试探和犹豫，应该知道了丁瑶和丁月的事。“你在哪儿呀？”她小心翼翼地问，“去哪旅游了？最近不太平，你注意安全啊。”

以前丁瑶出差或者独自旅行，丁妈妈并不会像现在这么着急和体贴，丁瑶现在可以完全确定，丁月什么都告诉她了。